

# 陈奇： 给我的音乐听众 一种视觉冲击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 
图/受访者供图



陈小奇

近期在广东美术馆展出的“涛声依旧——陈小奇个人艺术展”，将这位著名的词曲创作人又一次带回大众视线里。1954年，陈小奇出生于广东普宁。他从1983年开始创作流行音乐，至今有将近2000首作品问世，其中约有200首曾荣获金钟奖、金鹰奖、中国十大金曲奖等奖项。1991年，由陈小奇作词作曲的《涛声依旧》一石激起千层浪，成为流行音乐场的经典作品。他的代表作还有《大哥你好吗》《女儿红》《我不想说》《高原红》《为我的今天喝彩》《灞桥柳》等。

陈小奇是20世纪90年代许多歌手的幕后重要推手。1992年，他率先在中国唱片总公司广州分公司成立了企划部，签约甘萍、李春波、陈明等人，捧红了这批新生代歌手。他更是中国流行音乐的领军人物，以至于香港词作家黄霑生前曾说：内地有陈小奇，不必到香港。40年后，将歌曲、书画等作品一并带到展览中的陈小奇又有着怎样的面貌？他如何看待当下的流行音乐？近日，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——

### 粤潮客三地的文化滋养

羊城晚报：您当时是怎么进入流行音乐创作领域的？  
陈小奇：我创作流行音乐已经有40年了。1982年，我在广东唱片总公司广州分公司担任戏曲编辑。第二年，唱片公司有一位音乐编辑找我帮忙给歌曲填词。一开始我是推脱的，因为我没填过歌词。对方说，你懂音乐，也填过古典诗词，写现代诗，应该没问题。我填的第一首歌是《我的吉他》，根据西班牙著名民谣《爱的罗曼史》填的词，歌曲推出后反响不错，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一部音乐纪录片还把这首歌用为主题歌。第一首歌打响之后，作词就变得顺理成章了，最后成了我业余创作的“主业”。

历程。所以，今年我做了两件事，一件是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文集，收集了这几十年来所创作的各种作品，一共5卷，包括歌词卷、歌曲卷、诗文集、述评卷，还有书画卷。另一件事就是这次的艺术展，以前我举办过十几场个人作品演唱会，但艺术展从来没有尝试过。

羊城晚报：您的美学眼光、审美趣味主要受到过哪些滋养？创作灵感的源泉是什么？  
陈小奇：我这一辈子都生活在广东，在广东三个地方分别居住了10年以上。我出生在普宁，属于潮汕地区，在潮汕生活到了11岁；后来跟随父母去了客家地区，在梅县一共待了13年，我的青少年时期实际上是在客家地区度过的；24岁时，恢复高考，我作为梅州考生考上了中山大学中文系，于是来到广州，在这里生活了45年。三个地方的文化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，包括潮汕文化里“典范”的东西，比如潮州音乐；客家文化中质朴的东西，比如客家山歌；还有广府文化里这些既传统又比较洋气的东西，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文化审美。

想为小孩写一些歌。毕竟现在国内好的原创少儿歌曲并不多，专门为孩子量身定制的歌曲也很少，所以想在这方面作一些尝试。

### 迎合听众不利精品产生

羊城晚报：网络平台对您的音乐创作有何影响？  
陈小奇：现在推出了很多的神曲、网红歌曲。这种神曲我们想去写，但我们真写不出来，一写就觉得别扭。这条路子我不敢走，只能按照我自己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标准进行创作，至于流不流，不会想太多。

我觉得经典的作品就像山峰一样，它屹立在那个地方，历经几十年之后，大家仍然还能记得。现在的很多网络神曲，实际上它不叫山峰，叫“浪峰”。它一下升得很高，甚至高过山峰，但很快就会掉下来了。神曲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概念，一波一波不断有新的神曲出现，但基本上都是掀起一次浪潮之后就再也不见了。

网络音乐就是追求这种数量和速度，要的是在最短时间内能够把一首歌创作出来，能够契合这个社会当下的某种审美需求，然后把它推出来，迎合听众不断变化的喜好，但这并不利于精品和文化的积淀。

### 网络音乐看不出地域差异

羊城晚报：如今的广东音乐发展出怎样的面貌？跟上世纪相比有什么不同？  
陈小奇：现在很少有地方性流行音乐的概念了，已经全部合流。在上世纪后期，我们能明显看出来，广东创作的音乐跟北方创作的在审美上有很大的不同，但现在已经基本看不出来了。尤其当我们进入了网络音乐时代，就更加看不出地域差异。

现在的网络音乐中有许多是广东的歌手和词曲作者，但如果不是特意去查证，只看歌曲本身，我们是很难判断它是来自哪里的，这也是文化融合、审美融合最终的结果。

羊城晚报：广东目前与香港流行音乐界有什么对话交流？  
陈小奇：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与香港有一些交流，但不是特别多，因为协会主要还是为广东本土的音乐人服务。我们今年准备在香港举办一个国际少儿流行歌曲演唱大赛，大概在10月举行。参赛者包括内地、香港、国外的孩子，希望通过这种活动让各地的孩子相互沟通和交流，这也是一种文化融合。

羊城晚报：您对大湾区流行音乐发展有什么构想？  
陈小奇：目前还没有想得太多。广东的流行音乐以及其他的艺术形态，一直以来与港澳有一种血脉相连的关系在，沟通交流从来没有停止过，因此是不是称为大湾区流行音乐也许并不重要。我觉得还是民间自主地沟通和交流，包括作者个人的互相学习更为重要。



《朝云暮雨》(国画) 陈小奇



青年时代的陈小奇

### 【有感于思】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《红楼梦》里的俗语妙用

《红楼梦》是文人小说，尽管说些家长里短，也绝非市井小人物的杂俎。各路景致、规矩、场面、派头，足可见一个有着严密秩序的整体世界。但《红楼梦》也从不少缺少世俗世界、底层人群的言语行动。因为高贵的家族也得有下人伺候打点，他们的言行就足以成为另一道景观。

### 【有一说一】 廖俊平 广州学者 人在低谷

看到网上有一篇文章《人在低谷时，不要打搅任何人》，我自己一直是这么做的，于是把文章转发到朋友圈，引发了不少朋友的共鸣、留言。有一位朋友留言：“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恰恰是借弱扶贫，在一个人最低谷的时候向他伸出援手。可以不去打搅人，但此刻扶携者却不可忘怀。”我很赞成他说的“此刻扶携者却不可忘怀”，也曾经在好几篇小文里表示对帮助过我的人一直铭记并且感恩。

### 【拒绝流行】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不能被“八卦”消解

一个乒乓球运动员，以这种方式上热搜，让人目瞪口呆。因为张继科的身份，不少平台仍把这事的相关新闻放在“娱乐”频道，评论区也能看到不少吃瓜群众仍把这事儿当“娱乐八卦”“娱乐八卦”看待。指控赌博，涉及数额巨大，又被指拿他人隐私照当担保，这是大案要案，涉及严重的犯罪，绝不能当明星八卦看待了。不要在“炒作”“利益”“营销”“作秀”“表演”“公关”之类娱乐话语中消解这件事的法律严肃性，不要让“可查证的事实”被八卦口水淹没。有没有赌？有没有债务纠纷？有没有卖他人隐私？到这种地步，事关公益、公德、公序和法律，已经没有“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”“不占用公共资源”这回事了，必须用确凿可信的证据正面去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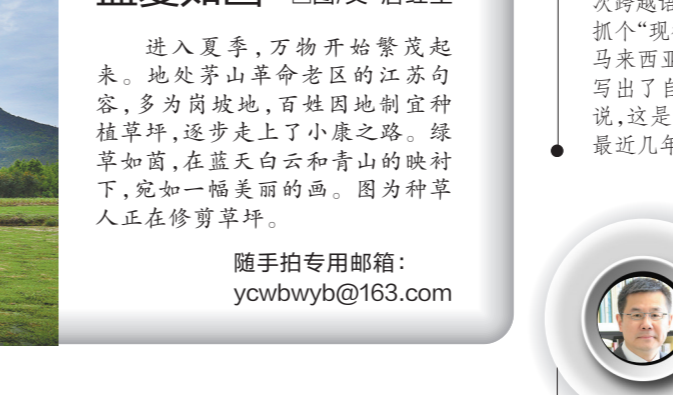


### 【昙花的话】 尤今 新加坡作家 个中缘由

下气势汹汹地叱责他，却没有好好解个中缘由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他日后还会重蹈覆辙。许多家长，对孩子最常说两个字是：不要、不许！不能！不可！不该！孩子双耳灌满了这个“不”字禁令，然而这后面的道理，他们却一无所知；他们只知道，一旦触犯禁令，就会招来犹如“紧箍咒”般的责骂，所以，他们只好照做如仪。那些性子狡黠的孩子呢，还会阳奉阴违，根本收不到教育的效果。

### 【随手拍】 盛夏如画 唐红生 随手拍专用邮箱： ycwbwyb@163.com

进入夏季，万物开始繁茂起来。地处苏北革命老区的江苏句容，多为岗地，百姓因地制宜种植草棉，逐步走上了小康之路。绿草如茵，在蓝天白云和青山的映衬下，宛如一幅美丽的画。图为种草人正在修剪草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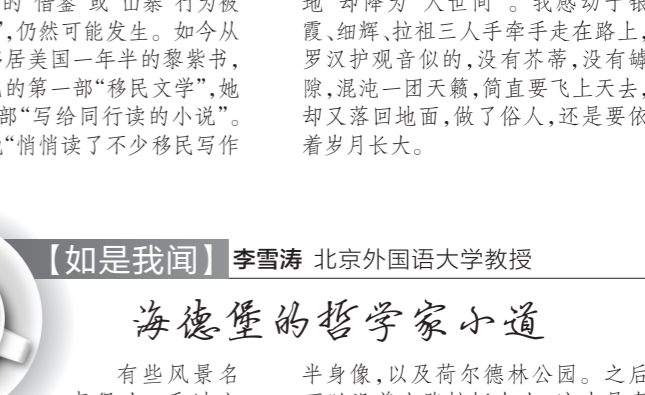


### 【如是我闻】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海德堡的哲学家小道

有些风景名声很大，看过之后让人心不惊肉跳。海德堡的哲学家小道属于后者。海德堡的哲学家小道是我早就知道的一处名胜，但真正到那边散步，是2006年我在那里小住的时候。记得是在海德堡的老师克鲁姆带我去的，小道尽管在海德堡城堡的正对面，但却不容易找到。这条大约有两公里的小道，一开始时特别陡峭，然后慢慢平缓下来。克鲁姆老师告诉我，那里是真正有钱人居住的地方，房子特别贵。从那里出发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写着“海德堡知识之熊——真理就在观察者的眼中”的铜牌子，还有诗人艾辛多夫(Eichendorff)的半身像，以及荷尔德林公园。之后可以沿着小路蜿蜒上山，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家小道——透过有时不那么浓密的灌木丛，可以看到美丽的内卡河，再往远处眺望，还可以看到老城区三座高耸的教堂。

### 【不知不觉】 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 “写给同行读的小说”

初见黎紫书小说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，讲的是——一位盲女与一座城市的故事，写出马来西亚的烟火气。盲女天赋异秉，不是用眼睛，而是用透亮的“心灵目光”，感悟外部世界的繁复流转，借回忆之丝勾连起整个时代。时光流逝，而被留下来的人，就成了恒常。我尤其喜欢艾忆为这部书所作序言里的几句：小说与历史宏伟叙事有关，可是到了“流俗地”却降为“人世间”。我感动于银霞、细舞、拉祖三人手牵手走在路上，罗汉护观音似的，没有芥蒂，没有障碍，混沌一团天简，简直要飞上天去，却又落地地面，做了俗人，还是要依着岁月长大。



### 【拒绝流行】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不能被“八卦”消解

一些“纯粹看法”当成“事实”。从“作秀”“炒作”“营销”这些无法证实、也无法证伪的言论在娱乐评论中的盛行可以看出，一件事被当成八卦后，“看法”与“事实”的界限就消失了，真相就让位于了。不能让谎言和表演冠冕堂皇地自诩为“另一观点”或“知情者”。